

徘徊在和戰之間的羅德西亞

楊逢泰

羅德西亞大學政治系教授張伯蒂 (Ariston Chambati) 曾經擔任愛國陣線中辛巴勃威非洲人民同盟領袖恩柯穆的顧問，也曾出席一九七五年試圖解決羅德西亞問題的日內瓦會議。他曾說：任何對羅德西亞問題的討論是一件相當靠不住的事。長遠以來，羅德西亞始終是一個捉摸不定的問題。因此針對目前情況預言可能結果的任何企圖，都可能是徒勞無益的努力^①。

試圖解決羅德西亞問題的倫敦會議由於英美的外交努力，已於九月十日揭幕。會議主席英國外相卡林頓爵士 (Lord Carrington) 強調這次會議並無限期，似乎是表示會議一定要圓滿完成的決心，可是會議現在進行迄今，尚無具體結果。本文目的並不在預言倫敦會議的成敗，或者是指出羅德西亞究竟往何處去！祇是分析羅德西亞錯綜複雜的情形和及其未來發展的可能方向而已。

史密斯的內部解決方案

自從以季辛吉所提「整批方案」為基礎而召開的日內瓦會議於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日無限期休會之後，英美兩國外交當局仍曾進行幕後協調和穿梭外交。英國於一九七七年九月一日公佈白皮書，提出了所謂「英美方案」。史密斯總理藉口英國與前線國家合作，支持愛國陣線，而拒絕予以接受，並決心積極推行他自己的「內部解決」辦法^②。

基本上，「內部解決」的目的是由史密斯政府與羅德西亞內部某些「溫和」黑人集團之間達成一項協議，但問題是誰是溫

註① Ariston Chambati, "Prospects for a Settlement in Rhodesia: The Anglo-American Initiative Versus Internal Settlement" International Affairs Bulletin (Vol. 1, No. 2, 1977) p. 75.

註② 關於羅德西亞問題之背景請參閱拙著「轉變中的羅德西亞」，問題與研究（十四卷六期）；「日內瓦會議與南部非洲之局勢」，問題與研究（十六卷三期）；「日內瓦會議後的南部非洲」，問題與研究（十六卷七期）；「和戰兩難的羅德西亞局勢」，問題與研究（十七卷一期）。

和的黑人集團？因為所謂「溫和」與否常常隨着時間而有所改變^③。例如一九七五年八月二十五日維多利亞瀑布會議失敗之後，莫索里華領導的非洲國民黨發生分裂，恩柯穆領導國內一翼，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是位溫和的領袖，而莫索里華和西索爾領導國外的一翼，則被目為急進份子。日內瓦會議時，恩柯穆和莫加貝聯合起來組織愛國陣線，與史密斯對抗而變成了好戰急進份子。會議失敗之後，莫索里華和西索爾相繼結束流亡生活，回到國內，又變成了溫和派領袖，史密斯希望兩人捐棄前嫌，共同達成內部解決。經過冗長的談判後，終於在一九七八年三月三日史密斯與國內三位黑人領袖：莫索里華主教、西索爾和奇勞酋長簽訂了一項羅德西亞的憲政協定。其主要內容有：(一)立法會議的組成；(二)權利宣言；(三)過渡政府的組織；(四)國會的任務等^④。

史密斯與國內三個黑人政黨簽署前述憲法協定時，即獲得協議：起草憲法，舉行大選，實施多數統治。他們也瞭解必須在戰爭昇高的情況下籌劃舉行「一人一票」的選舉。五月二日，過渡政府中由史密斯及三位黑人領袖所組成的行政首長會議發表一項聲明，準備登記十八歲以上的公民，進行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大選。並且釋放了七百多名政治犯，其中絕大多數同意放棄不合法的活動，支持憲政協定^⑤。過渡政府同時呼籲英美支持憲政協議，但當兩國表示要愛國陣線參加未來的解決方案時，過渡政府乃拒絕英美所提舉行一項國是會議的主張，而逕行起草憲法和準備大選。

過渡政府於一九七九年一月二日公佈了多數統治的憲法，規定以「辛巴勃威——羅德西亞」(Zimbabwe-Rhodesia)的國名，代替了「羅德西亞」，政府將依照前述憲政協議組成，總統為國家元首，在六年任期中具有限制性的行政權，並依行政會議的建議行事。

兩院制的參議院由三十名參議員組成。眾議院一百名議員中七十二名為黑人，二十八名為白人，黑人議員將由普通選舉人選舉，但第一屆議員的席次將根據各政黨所獲票數的比例分配，其後的選舉將以選舉區為基礎。

至於白人眾議員，其中二十名將由白人選民選舉，其餘八席則由眾議院中九十二名眾議員從十六名候選人中選出；但在第一次選舉中，由現在國會的五十名白人議員選舉之。在十年後或者是第二屆國會結束時，由一個委員會來決定保留特別的白人代表^⑥。

憲政協定規定的獨立日期原為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由於趕辦不及，過渡政府於同年十一月宣佈將大選延期至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日舉行。十一月下旬，過渡政府領袖宣佈：明(一九七九)年四月大選後所建立的政府將是一個聯合政府，保證白

註③ Chambari, op. cit., p. 75.

註④ 關於羅德西亞民族主義運動之間的離合滄桑及內部解決細節請參閱拙著「羅德西亞內部解決方案之研析」：問題與研究(十七卷十期)。

註⑤ "Statement by the Executive Council," (May 2, 1978)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on behalf of the Transition Government.

註⑥ Africa Research Bulletin, Vol. 15, No. 1 (February 15, 1979) p. 5133.

人少數在今後五年之內扮演具有充份權力的角色。不過此一宣佈與實施多數統治的計劃，迥然不同。按照原來的計劃，所有內閣的席次將保留給贏得大選的黑人政黨，而今過渡政府却規定：凡贏得國會五個席次以上的政黨，必須在內閣中有代表，白人在大選後的國會一百個眾議員中，既然將有二十八個席次，則其在內閣中勢將取得五個或六個席次，這顯然將給予白人相當的優勢。

早先，過渡政府曾宣佈：政府中四個關鍵部門——陸軍、警察、文官和司法——將由幾個不受政治干預的委員會來管理，一般預料，無論未來的政府是否由黑人領導，這些委員會將控制在白人手中，而且將構成政府中的一個政府^②。

英國協秘書長倫費爾(Shridath Ramphal)認為羅德西亞的新憲法至少將在第一個十年內保證白人的優勢和鞏固的地位，而不是將政權真正的轉移給黑人多數。他說：相反的，「此一不合法的憲法在各方面維持現狀」。他的結論是：「新憲法保證：制度化權力的每一支配力量在可能預見的將來都保留在白人手中，政府被剝奪了管理多數人民利益的權力，而立法機關也被剝奪了改變現狀的手段」^③。

羅德西亞大選與英美態度

羅德西亞於一九七九年四月十七日起至二十一日止，舉行全國大選，選舉第一個由黑人控制的國會，計有兩百八十萬合格選民參加投票。為了應付愛國陣線企圖破壞選舉的威脅，政府動員了警察和陸軍後備兵估計超過六萬人，以維持各個選區的治安和秩序，並且確保選民和選務人員的安全。當時英國亦正面臨大選，反對黨保守黨黨魁奈契爾夫人於四月三日提名前殖民大臣鮑易特子爵(Vicount Boyd of Merton)為觀察團的團長，代表保守黨觀察羅國選舉的進行，旨在確定這次大選是否公平、公正和有夠的支持，俾作為英國解除對羅德西亞經濟制裁的依據。

羅國人民在戰爭昇高聲中參加選舉，情況非常熱烈。根據英國每日電訊(Daily Telegraph)於四月十八日報導稱：各地選民「以脫韁野馬似的熱誠建立了幾乎是狂熱節日的氣氛」。羅德西亞黑人於十七日紛紛湧到各投票所選舉黑人多數政府，甚至最樂觀的官員對於第一天投票選民人數之多，亦為之吃驚。

全國選民的投票情形不但在相當安全的城市區域，極為熱烈，而且在游擊隊滲透和恐嚇的偏遠地區和部落地區，也非常踴躍。在投票三天之後，過渡政府已達到了其原定目標——百分之五十一的投票率，五天投票的結果，共一、八六七、〇七七票，佔選民總數的百分之六十四·四五。索斯柏里電台於四月二十四日宣佈選舉的最後結果：莫索里華主教所領導的聯合非洲民族議會

註② "Rhodesia Delay Election, Guarantee White Cabinet Role," *Africa Report*, Vol. 24, No. 1 (Jan. - Feb. 1979) p. 23.

註③ *Africa Research Bulletin*, Vol. 15, No. 7. (August 15, 1979) p. 5340.

黨贏得新國會的五十一席；西索爾的辛巴勃威非洲民族同盟國內一翼獲得十二席；恩第文尼酋長的聯合民族聯邦黨獲得九席；奇勞酋長的辛巴勃威聯合人民組織和全國民主同盟均未贏得席次。聯合非洲民族議會黨獲全部選票的百分之六十七，計一、二一二、六三九票，在全國八個選舉區中，獲得普遍的支持^⑥。

甫於五月三日贏得英國大選的余契爾夫人於七日在一項訪問中暗示：她的政府可能承認莫索里華的新政府並解除制裁。可是行將卸任的工黨部長們警告稱：英國如果承認羅德西亞新政權，將面臨以奈及利亞為首的黑色非洲國家的貿易杯葛，危及幾億英鎊的貿易，而且將相當的危害英國的戰略利益。

但余契爾夫人仍決定派遣高級外交官赴索斯柏里與莫索里華政府建立密切的接觸，另派特使訪問英國協的非洲國家領袖，說明英國政府對解決羅德西亞問題的看法。

余契爾夫人進一步表示：如果在一九六五和一九六六年所宣佈的六項原則能夠獲得尊重，則英國將有使羅德西亞重獲合法地位的責任。這六項原則是：(一)維持並保證已經在一九六一年羅德西亞憲法中所揭櫫的多數統治的原則和意向。(二)保證不得將憲法作倒退性的修改。(三)立即改善非洲人民的政治地位。(四)向結束種族歧視之途邁進。(五)任何獨立的基礎必須為羅德西亞全體人民所接受，以及(六)不論種族，不能有少數壓迫多數，或多數壓迫少數的情形。

在立法程序方面，上列六項原則，須由英國國會制定法律將羅德西亞重新置於英國權威之下，才有實現的可能。因此，余契爾夫人又於五月二十二日表示：羅德西亞的最後責任在下院，使其獲得解決的可能辦法之一，就是羅德西亞恢復英國自治領的地位，然後修改憲法付諸公民投票。

根據五月二十四日「衛報」(The Guardian)的報導，美國國務卿范錫於五月二十日訪問倫敦時，曾與外相卡林頓就羅德西亞問題交換意見，所獲得的結論是：如果會促採取行動承認莫索里華政府和解除禁運，將產生反作用，且將促使蘇俄在南部非洲採取主動，妨害西方的市場和投資，並將驅使羅國游擊隊投入莫斯科懷抱。因此，英國政府決定在八月一日在尚比亞首都路沙卡所舉行的英國協高峯會議閉幕以前，暫不對承認和制裁問題採取行動。

觀察家報(Observer)認為英美對羅德西亞的新政策在兩國都構成了困難的局面。在華盛頓，參院已經建議卡特總統承認莫索里華政府和解除制裁，這對卡特的權威是一項窘困的挑戰。在倫敦，余契爾夫人亦感進退維谷，因為她顯然樂於承認莫索里華政府，但也深深瞭解此舉在國際間可能引起的強烈反應。因此，這位新首相對此新的尷尬局面，只能謹慎將事，並曾宣稱：政府的目标殊為明顯，即是在廣泛的國際承認的情況下恢復羅德西亞的合法性^⑦。

註⑥ Africa Research Bulletin, Vol. 15, No. 4(May 15, 1979)pp. 5239-5242.

註⑦ Africa Research Bulletin, Vol. 15, No. 5(June 15, 1979)pp. 5273-5275.

辛巴勃威——羅德西亞在內戰誕生

一九七九年六月一日午夜過後一分鐘，辛巴勃威——羅德西亞宣告誕生，結束了將近九十年的白人控制，也進入了黑人領導的第一個時代。當時沒有嘹亮的進行曲，也沒有隆重的典禮，這種嚴肅的氣氛不啻提醒人們：這一新國家尚有一段坎坷的前途，必須而努力爭取國際承認，解除經濟制裁和結束長期的內戰。

在午夜前僅數秒鐘，新總理莫索里華主教發表演說稱：

「這是全能的上帝所賦予我們的一天。讓我們歡欣、感恩和極端的快樂……真正的，這是進入民族時代的頃刻……憑藉善意以及我們全體人民的合作，此項光榮的目標現在我們的掌握之中，我祈禱我們能接受它，願上帝祝福我們」^①。

莫索里華短短的演說中至少提出了二個問題：一是這個新國家是否已經進入民族國家的時代？二是人民之間是否有真實的善意和真誠的合作？辛巴勃威——羅德西亞正處於這些問題的巨大陰影之中。它在這位主教的領導下是否能慢慢地和果敢地尋找到問題的最佳答案？這除了全國人民共同努力和真誠合作外，還有賴於國際間的承認與援助。

美國卡特總統於六月七日宣佈：美國將繼續對羅國適用聯合國所實施的制裁，並表示：「結束制裁將違反國際法和嚴重危害美國的利益。」

英國外相卡林頓爵士於六月九日稱：雖然卡特政府仍決定維持對索斯柏里政權的經濟制裁，倫敦與華盛頓之間對辛巴勃威——羅德西亞並無政策上的衝突。他並且相信：使辛巴勃威——羅德西亞達成黑人多數政府的四月選舉，是「自由而公正的」；在投票方面，索斯柏里政府已經滿足了英國所設定的條件。可是他又說：黑人民族主義游擊領袖莫加貝和恩柯穆未曾考慮參加選舉以及莫索里華所奠定的基礎，將使問題的解決，更形困難。

儘管蘇俄、奈及利亞及前線國家對辛巴勃威——羅德西亞有強烈的譴責，肯亞的「民族日報」(Daily Nation)却於六月十二日發表頗為客觀而中肯的評論。該報稱：卡特總統對辛巴勃威——羅德西亞維持經濟制裁的決定受到許多西方國家的譴責，尤其是那些相信這次選舉會表現出些微民主徵兆的國家。批評卡特的人士可能認為，卡特的決定是受了奈及利亞要削減輸美石油百分之五十的威脅，但是大多數獨立的觀察家認為，卡特總統的此項行動，無疑的旨在保持、甚至改進美國與友好的非洲國家的外交和貿易關係。「民族日報」又說：有很多同情新政府的人，將會指責卡特在非洲犯了可怕的政治錯誤，作為整個自由世界所仰慕的民主國家的領袖，卡特總統忽視了羅德西亞的現實，而試圖討好南部非洲的少數政府，殊堪惋惜。

接着，民族日報客觀的分析羅德西亞的現實說：任何觀察家必須承認莫索里華主教在辛巴勃威——羅德西亞獲得某些權力，而他的政府除已得到白人的祝福之外，並已獲得辛巴勃威非洲人民的某些支持，姑無論民主與否，莫索里華是經由選舉而執政，却是事實。迄今為止，已有跡象顯示英國同情莫索里華政府，而且在不久的將來，某些非洲國家似將改變他們對莫索里華政府的看法。

「民族日報」更指出：國際間對於新政府的承認，顯然有雙重標準，許多非洲國家曾經毫不遲疑的承認了其他非洲國家在政變後所組成的政府，他們並不要求其所承認的國家應有公正而民主的選舉。最近烏干達所發生的就是絕好的例子：當魯里總統接管政權之時，許多非洲國家即予承認，可是每個人都知道烏干達並沒有舉行過選舉。

「民族日報」的結論說：辛巴勃威——羅德西亞的問題似已成爲兩極化的東西衝突，而該國的非洲人則被夾在中間。這是辛巴勃威——羅德西亞人民獲得機會，對他們國家的前途，作獨立決定的時候，但是醫生似乎太多，處方也與日俱增。大多數的非洲國家支持愛國陣線，他們却忘記了該陣線的領導者似乎是來自非洲之外，奉行莫斯科和北平的命令；假使非洲各國的總統認爲莫索里華接受史密斯的命令而難予支持，那麼，他們公開支持接受蘇俄或中共命令的愛國陣線，便非常令人可笑。辛巴勃威——羅德西亞問題的解決，也許可以在各派系包括莫索里華政府在內的繼續討論，獲得協議^②。

美國參議院於六月十三日以壓倒的多數，投票贊成於月底之前解除對辛巴勃威——羅德西亞的制裁。可是，國務卿范錫提出直率的警告稱：解除制裁不但會破壞英美兩國爲將辛巴勃威——羅德西亞帶至更爲廣泛的民主政治基礎上，所作的努力，而且將消除以談判結束戰爭的誘因。他說：許多美國人和非洲人相信，解除制裁不啻是使美國與白人多數聯合起來而疏遠其他非洲國家，這反而會使蘇俄和古巴坐收漁利^③。

召開倫敦會議的種種因素

英國政府於六月二十五日檢討對羅德西亞的策略，參加此一會議的有外相卡林頓、甫從非洲訪問七國歸來的特使哈勒奇（Lord Harlech）以及英國駐索斯柏里代表戴依（Mr. Derek Day）。

根據哈勒奇的報告，甚至相當溫和的非洲國家都強烈反對羅國的新憲法，因爲新憲法所定白人的權力超過了他們人數的比例。莫索里華內閣中白人的席次佔了四分之一，而且控制了文官制度、司法機構和安全部隊。假使辛巴勃威——羅德西亞要獲得國

註^② Ibid., pp. 5314-5315.

註^③ Ibid., p. 5315.

際承認，修改憲法是非常重要的，而修改憲法亦可鋪下索斯柏里政府和愛國陣線重開談判之路^⑭。

兩年一次的英國協高峯會議於八月一日在尚比亞首都路沙卡揭幕，英國再度受到非洲會員國的壓力。在幾經談判和妥協之後，高峯會議於八月五日夜間的秘密會議中，獲致突破性的協議，通過了一項新的羅德西亞和平計劃，其要點有四：

第一、承認目前的憲法「在某些重要方面有缺點」，「英國政府在憲法上有責任使多數統治的辛巴勃威獲得合法的獨立」。

第二、多數統治的獨立須採納民主的憲法，包括對少數民族即白人提供適當的保障。

第三、根據此一獨立的憲法，在英國政府當局和國協觀察員適當的監督下，舉行自由、公平的選舉，產生政府。

第四、召開由所有各方參加的憲法會議，並且同意，促成停止敵對行動和終止制裁，以作為執行永久解決過程的一部份。

余契爾夫人表示：英國將為辛巴勃威——羅德西亞草擬新憲法，並在憲法會議舉行之後，監督舉行新選舉。她又在八月六日宣稱：美國總統卡特已有電報給她，表示支持英國的最新行動^⑮。

可是，羅德西亞敵對雙方都表示反對。莫索里華總理形容英國的建議對這個國家的選民和政府是一種侮辱，因為該建議否定了今年四月舉行的一人一票的選舉。愛國陣線中的恩柯穆一翼說：英國所擬在羅國重新舉行選舉的計劃，不能接受，也不切實際^⑯。以莫三比克首都馬布多為基地的「辛巴勃威之聲」於八月十一日廣播稱：「假使我們繼續相信，祇有槍桿子裏才能出政權，而決不是來自日內瓦或馬爾泰島，我們正義的主張終將獲勝。」

雖然如此，一般相信，雙方將會同意參加於九月十日在倫敦揭幕的憲法會議。尚比亞方面特別樂觀，認為開會之前的聲明雖然激烈，僅為姿態而已。一旦談判認真開始，就會放棄這種姿態。愛國陣線之所以願意參加，主要是由於前線國家所具有的影響力，其中尚比亞和莫三比克兩國亟需辛巴勃威問題的解決，俾能拯救兩國形將破產的經濟。尚比亞不斷的向在其國內設立基地的辛巴勃威非洲人民同盟實施壓力，要求他們表現讓步的彈性。波扎那亦復如此。而安哥拉當局對英國的計劃表示相當熱烈的反應。

前線國家中主要的策略家是坦尚尼亞總統尼瑞爾，他在英國協高峯會議前幾個星期就曾與余契爾夫人的特使哈勒奇爵士作試探性的談話，期能鋪下英國轉換策略的道路。

尼瑞爾總統私下對莫索里華在四月選舉中所顯示出來的聲望，深為震驚。原來按照恩柯穆和莫加貝的可靠估計，這次選舉的投票率將在百分之二十以下，但結果竟高達百分之六十四以上，因此，前線國家對莫索里華的真正態度雖然表面上仍是敵意的，

註⑭ Ibid., p. 3316.

註⑮ 中國時報，六十八年八月七日。

註⑯ 同前註。

上已有很大的改變。

在此情況下，愛國陣線如果對羅國問題處理缺乏彈性，勢將失去黑色非洲國家的外交支持，而使英美兩國政府更易解除對羅德西亞的制裁，同時，西歐國家和親西方的非洲國家亦將倣倣。尤有進者，游擊隊如果變成了和平的敵人，更會失去農村地區廣泛的支持。

無疑的，愛國陣線中兩翼的領袖恩柯穆和莫加貝兩人，至今還是彼此敵視。莫加貝所領導的游擊隊逐漸擴向傳統上是恩柯穆的區域。恩柯穆也許瞭解他不可能單獨贏得選舉，他也許企圖與國內的西索爾或季克里瑪聯盟，俾能爭取某些旭那族（Shona）的選民。

莫加貝本人並不像恩柯穆那樣願意在英國人的指揮下對憲法方面作重大的讓步。同時辛巴勃威非洲民族同盟的地主國莫三比克，無論在意識型態和歷史背景方面，都比尚比亞親近蘇俄，可能希望倫敦會議失敗^⑭。

莫索里華如果對奈契爾夫人所作的修憲要求，不作讓步，則經濟制裁勢必拖延下去，也不可能獲得美國，世界銀行，和歐洲開發基金等所提供的經濟援助。此外，英國保守黨內部也有明顯的變化，如果莫索里華堅持目前的憲法，保守黨內的左翼議員很可能與自由份子和工黨議員一起投票，而使奈契爾夫人的政府陷於憲政危機^⑮。

莫索里華所領導的聯合非洲民族議會黨（United African National Council）亦已發生分裂，副主席季克里瑪（James Chikerema）已率領該黨七位國會議員脫黨，並於六月二十日組織了一個新的辛巴勃威民主黨（Zimbabwe Democratic Party），形成了齊索魯（Zezuru）部落的集團。季克里瑪企圖利用這種手段，要求在內閣十九席次中間鼎兩個席次。新黨的成立，意味着旭那族人民中兩個部落——齊索魯和曼依卡（Manyikas）的分裂，也意味着兩個部落戰術同盟的瓦解。這樣一來，莫索里華已不能控制新的國會，使他不得不順從英國的建議^⑯。

註⑭ “Zimbabwe-Rhodesia,” Africa Confidential, Vol. 20, No. 17 (August 22, 1979) p. 1-2. 愛國陣線之中，恩柯穆所領導的辛巴勃威非洲人民同盟和莫加貝的辛巴勃威非洲民族同盟之間有很大的歧見，雙方有力量份子阻撓任何政治和軍事的團結。本年四月二十六日，尚比亞總統卡翁達和莫三比克總統馬夏爾在馬布多會晤，討論愛國陣線團結，據說由恩柯穆擔任主席，將國防和財政部長兩個重要內閣職位給予莫加貝的一翼，可是雙方都不願接受這種折衷安排。恩柯穆特別關心的是此一安排將使莫加貝以莫三比克為基地的游擊隊能夠獲得蘇俄的武器，特別是精密武器。迄今為止，恩柯穆在尚比亞的軍隊裝備這些武器。 Africa Research Bulletin, Vol. 15, No. 4 (May 15, 1979) p. 5243.

註⑮ “Zimbabwe-Rhodesia,” Africa Confidential, Vol. 20, No. 17 (August 22, 1979) p. 3.

註⑯ Africa Research Bulletin, Vol. 15, No. 6 (July 15, 1979) p. 5316.

倫敦會議：槍桿子和橄欖葉的選擇

倫敦會議於九月十日下午三時在蘭加斯特宮(Lancaster House)揭幕，由英國外相卡林頓擔任主席，與會者有英國、辛巴威——羅德西亞和愛國陣線的三方代表團。前線國家中的坦尚尼亞、尚比亞和莫三比克以及南非共和國均派員在幕後工作。坦尚尼亞總統尼瑞爾親赴倫敦實施他的影響力，南非則希望在未來的辛巴威出現一個像馬拉威那樣的溫和政府^②。

卡林頓爵士是揭幕典禮中唯一的演說者。他警告說如果會議失敗，則在羅德西亞片面獨立時尚未誕生的一代，將在他們所誕生的土地上，無限制的流出他們的鮮血。他對在開會之前未能達成停火表示遺憾，要求會議迅速有所進展，達成獨立憲法和終止敵對行動。這位英國外相更強調這次會議並無期限，但他敦促三方面共六十名代表盡快討論上月在英國協高峯會議中英國所提的憲法建議^③。

九月十一日的會議中，恩柯穆首先發言，對於議程中優先討論獨立憲法，表示異議。他強調議程必須首先考慮從過渡期到選舉時有關軍隊、警察和司法權的控制問題。他更表示：英國不再是羅德西亞的唯一負責者，必須接受愛國陣線在這個過程中為主要的力量。雖然恩柯穆對會議的性質和程序有堅強的保留，但因幕後受到強大的壓力，尤其是當時在都柏林訪問的尼瑞爾經常以電話與他保持接觸，加以說服，故會議仍然存在着樂觀的氣氛^④。

由於卡林頓立場的堅定和幕後外交的奏效，會議終於十二日渡過了議程上的難關，達成了一種整批交易式的議程，亦即把所有的爭議性的問題，都包括在內：一、獨立憲法本身；二、獨立前的選舉安排；三、停火和軍事安排；四、行政安排包括過渡時期法律和治安的維持。愛國陣線認為，此項議程是「整批交易」，須俟這四個問題全部討論之後，會議始告完成^⑤。

九月十三日，會議進入第四天。可是自開幕儀式以來，代表團坐在會議桌上的時間僅僅六個小時。莫索里華正式通知大會主席稱：他的代表團「保留我們的立場」。反對討論除新憲法以外的任何問題；而愛國陣線一方面對憲法提出了自己的建議，一方面要求替換莫索里華，指責他「為白人少數謀福利的賣國賊」，幾使倫敦會議變成了謾罵的場所^⑥。

註② Patrick Keatley and James Meehanus, "Mugabe and Nkomo Ease the Tension," *The Guardian* (September 10, 1979)p. 1.

註③ Patrick Keatley and James MacManus, "Rhodesia Talks Open on Grim Note," *The Guardian* (September 11, 1979)p. 1.

註④ "Zimbabwe Rivals Leave Way Open for Progress," *The Guardian*(September 12, 1979)p. 1.

註⑤ "Goodwill Takes over Talks," *The Guardian*(September 13, 1979)p. 1.

註⑥ James R. Peipert, Muzorewa Threatens Early End to Talks," *Herald Tribune* (September 14, 1979).

到十四日，莫索里華據說已經接受了英國所提的獨立憲法，但是史密斯却拒絕接受憲法中削弱保障白人少數的規定。莫索里華之所以願意接受新憲，根據英美官員的看法，是他相信在接受英國建議之後，余契爾夫人將承認他的政府，而不管愛國陣線的態度如何。

同時，愛國陣線於十四日晚提出了自己的獨立憲法，要求設立一位具有廣泛行政權的總統，可以將任何現職公務員解除職務；並在符合公益的情況下，沒收財產。但據報導：愛國陣線中的恩柯穆和莫加貝已發生歧見，恩柯穆已遷離與莫加貝同住的旅社。英國某些官員甚至希望恩柯穆與莫加貝發生分裂，接受英國所提憲法，與莫索里華合作，組織新政府。由恩柯穆擔任國家元首，而由莫索里華擔任總理^{②⑤}。

以史密斯為首的白人代表們私下批評莫索里華軟弱的表現，很多人認為愛國陣線在倫敦會議中已經贏得了政治和宣傳戰。在羅德西亞的白人揚起了一片喧嘩，對於憲法給予他們的保障有遭刪除之說，表示震驚。史密斯於九月十六日稱：在任何提議的憲法中，白人的保障是絕對重要的，如果在未來的政府中沒有制止的機構，保障將毫無意義。莫索里華旋即發表聲明稱：白人控制安全部隊和軍隊的組成並不是此次會議所討論的問題，可是憲法對白人的保障特別是由少數白人控制文官制度，以及保證白人對憲法修正案的有效否決權，必須有所改變^{②⑥}。一般認為莫索里華擬以憲法中白人的保障權利來換取英國的承認和解除制裁。

華盛頓美國大學 (American University) 政治系教授米特比勒 (Emmet V. Mittlebeeler) 對於羅德西亞問題特別有研究。他在「辛巴勃威：另一觀點」(Zimbabwe: An Alternative View) 一文中說：「羅德西亞是一個極端混亂的地方，除非決策者以正確的眼界來觀察，任何事情多能發生而且將招致史無前例的災難，如欲瞭解今後上演的戲劇，必須瞭解三個基本原則：

第一、非洲的政治並非依照歐洲議會政治的法則進行的。在非洲國家中，壓倒性多數的議會制度尚無成功的先例。

第二、在民族主義的運動中，武力是決定性的，在大多數的情形下，擁有脅逼性工具的一方，終將獲得勝利。在政治和戰爭中有一句老話：你永遠不能低估一個受過訓練或有奉獻精神的少數黨，特別是當它擁有武器的時候。

第三、在大多數的非洲國家中，外來的統治並不能消弭部落或地域之間的衝突。在殖民時期，各地建立了法律和秩序。雖然殖民政策被譴責為「分而治之」，可是一旦獲得獨立後，部落之間的糾紛旋即死灰復燃。薩伊和烏干達是血腥的例子，羅德西亞也不是例外^{②⑦}。

註②⑤ R. W. Apple Jr. "Rodesia Rift Seen on U.K. Charter Plan," *Herald Tribune* (September 15-16, 1979).

註②⑥ James MacMannus, "Patriotic Front Studies Soft Line," *The Guardian* (September 17, 1979) p. 1.

註②⑦ Emmet V. Mittlebeeler, "An Alternative View," *Africa Report* Vol. 24, No. 1 (Jan.-Feb. 1979) p. 43.

從以上三個原則來判斷，辛巴勃威——羅德西亞和平的前途，似亦在未定之中。倘欲各種問題獲得徹底「解決」，似必須達成下列四個要件：

(一)結束正在國內進行的戰爭；(二)國際社會解除經濟制裁，使羅德西亞能夠開始與世界其他國家建立正常的貿易關係；(三)聯合國給予法律上的獨立，國際間給予廣泛的承認；(四)國內不同的種族團體，尤其非洲人與白人之間，休戰息爭，黑人與黑人之間以及黑白之間，密切合作^②。

羅德西亞問題在本質上是一個國際問題，內部解決，無論其優點如何，祇能解決部份而不是整個問題。英國、美國、鄰接國家和共黨集團對於未來羅德西亞的前途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而蘇俄的態度尤關緊要。莫斯科電台已經暗示：「內部解決」已經製造了「對和平的一項嚴重威脅」，這便足以作為古巴部隊介入和蘇俄更大軍事支援的藉口，且此種干涉也可能得到聯合國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的支持。因此，假如這次倫敦會議不能使羅德西亞問題和平解決，則可能如英國前首相威爾遜(Harold Wilson)所預言的：「戴着藍色小帽的紅軍」(“Red Army in blue berets”)會在南部非洲出現，而西方國家却發現自己站在另外一邊，進退維谷^③。

(一九七九、九、二十六脫稿)

註^② Chambari, op. Cit., p. 76.

註^③ Africa Research Bulletin, Vol. 15, No. 5(June 15, 1979)p. 5276.

按「藍色小帽」為法國士兵所戴。

「中共名詞術語辭典」(英文版)

精裝全一冊16開本九二〇頁

定價：新台幣壹仟陸佰元
美金肆拾肆元伍角

外埠另加郵資：平郵美金十四元
航空美金十五元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編印